

# 8 智慧

## 二 6~10a

<sup>6</sup>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sup>7</sup>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上帝奧祕的智慧，就是上帝在萬世以前，豫定使我們得榮耀的。<sup>8</sup>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sup>9</sup>如經上所記，上帝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sup>10</sup>只有上帝藉着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保羅曾指出世人看為愚拙的福音其實正是上帝的智慧（一 21），只是這智慧非同人的智慧，遠較人的智慧為高，因而不為人所識別（一 25）。但是，在前面的篇幅裏（一 17~二 5），他的主題仍在於愚拙而非智慧，他要力陳福音傳開的過程是愚拙的人以愚拙的方法將愚拙的道理傳給愚拙的人聽，好使能夠在整個過程中皈依的人，確認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一 18，二 5）。接續在以下的段落裏，保羅卻集中討論上帝的智慧，並以之與人的智慧相比較，以進一步說明他曾宣稱的「因上帝的愚拙總比人智慧」。

甚麼是上帝的智慧？與一般神學家不同的是，保羅並沒有靜態地討論上帝的全知（omniscience）。事實上，有限知識的人根本無法想象「全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完全超乎我們的經驗範圍的。我們只能如 Pseudo-Dionysius 般以否定法（via negationis）來論說上帝全知這個屬性：全知的意思就不是人有限的知；上帝與人不同，故沒有人的時空限制。這

樣的否定法（以否定人的有限來建立上帝的無限）只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概念性的印象，本身並沒有多少內容。並且歸根究柢，也只不過是強調了上帝的與別不同，及祂的完全罷了；如果與別不同、完全本來就是對上帝的定義，則說「上帝是全知的」便是一個自相重複的恆真句，沒有為我們帶來新的知識。

聖經從來沒有概念化或哲學化地討論上帝的本質或屬性，這應是宗教哲學的問題的非神學上的課題。聖經在講論到上帝是愛、上帝是公義時，重點在於祂在與人建立關係時的態度和做法，因而是動態的、關係性的。正如布倫納（Brunner）列舉了大量經文引證，聖經從來沒有看上帝的「知」為客觀或超然的（Objective and impersonal），祂的「知」永遠指涉著祂的關懷、參與及行動。「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太六32），哈，這裏上帝僅是知道我們有需要？不也是「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嗎？「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太十一27），知道豈僅是頭腦上的認知，而不是帶來關係上的建立？「使你們真知道祂……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弗一17~19），就是我們對父上帝的知道，也包括我們對祂無條件的委身和參與呢！（以上列舉的經文，分別用的是 οἶδα、γινώσκω 等字，但意思並無太大差異。）（Brunner 的論述，參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hiladelphia, n.d., 263頁及下。）

倘若上帝的「知」不是靜態的關於祂自己屬性的「全知」（dormant attribute），而是祂對世界動態的關懷、介入、計劃與愛（causative attribute）；那麼，「上帝的智慧」也必然地是關乎上帝在世界的行動：「乃是從前所隱藏、上帝奧祕的智慧」（二7）。保羅並無興趣討論上帝屬性的玄學問題，他欲探究的只是上帝在人類歷史裏安排了如何奇妙的旨意和計劃，又在甚麼時候把這個計劃予以兌現。「從前所隱藏」這句話充分地反映出保羅深信上帝的計劃是在祂永恆的時間裏老早已決定了的，卻要在日期滿足後才向人豁露出來；因此沒有甚

麼東西是偶然的、機緣巧合的。保羅再補充一句：「就是在萬世以前預定……」，來強調這個一切安排好的意思。

我們於此又再碰到上帝預定的問題。事實上，任何指涉上帝在世界的計劃與行動的，都很難避免預定論這個神學上的重大奧祕。舉一個與救贖論無關的例子：上帝創造世界（創造與救贖是上帝對世界的兩大行動）。縱然並無直接的聖經根據，也不為早期教父如游斯丁（Justin Martyr）等接納，從無中創造萬物（*creatio ex nihilo*）的教義在三世紀便為教會所確立。此教義的目的，一方面在說明在上帝創造以前並無任何自存的東西，上帝是萬有的唯一源頭；另一方面也像日後加爾文所闡釋的，既然萬物從無中被上帝帶入實體世界中，它們便不能獨立自存，必要上帝繼續統管與看顧，萬物是沿著上帝預定的計劃而存活、發展。從這裏我們看出「從無中創造」此教義的不可或缺性，縱然它亦不可避免地導引出一些神學困難，如罪的來源、上帝的絕對主權與世界的自主性等；但對正統神學家言，也只能努力舒緩各種後遺的難題，無論如何都要維護這個關鍵的教義了。其中特別有趣的是上帝在創造過程中的自主性這問題：到底上帝是受其本質裏的創造性驅使，不得不創造世界，還是純粹自由地把世界任意創造出來呢？當然正統神學家又會立即奮起為上帝的自主性辯護：上帝的創造性毋須以實在的創造來表達；上帝既是三位一體，祂的愛也可以在其自身得以流露，毋庸創造愛的對象來滿足其愛的需要。於是乎，上帝創造世界既不是為了愛、也不是為了其創造性的表達，完全是任意的、機緣巧合的。

這樣的結論就是在理論上理直氣壯，也難以在感情上為人接受。上帝的獨立與全能，豈能成為恣無忌憚、胡亂任意的同義詞？上帝果真是絕對自由，甚至完全不受祂自己的內在本質、或祂的愛所限制嗎？創造豈真是一個沒有計劃的行動、或有計劃但卻與上帝的本質無關的邊際性作為嗎？上帝縱然是全然自足的、不受造物所拘限，但萬有對祂而言，果真是無關痛癢、微不足道的身外物？若人在上帝眼裏不值一文，祂又為

何要付重大的代價以拯救他們呢？聖經豈不是明明見證了上帝對世界全然地傾注了祂的感情呢？

看，說上帝完全任意或上帝被迫作為都會帶來理論上或感情上的重大缺陷，難以自圓其說。倘若我們無法在上帝的本質上建構祂與世界有任何必然性的關係（否則會破壞其自主性），但又不能接納祂之參與世界的行動是完全無端任意的，那麼便只好在意志和感情上為上帝和世界繫上紅線了。上帝雖然不是在其本質上非創造世界不可，但卻在永恆的旨意裏定意要創造世界；因此對其本質言，上帝的創造是完全任意的；但對其睿智的計劃言，創造卻是老早便計劃了，被決定了的結果。這兩者之間自相矛盾嗎？也許是（為甚麼不？），但已是最佳選擇的詮釋。畢竟用人的語言來表達上帝的奧秘，從來都是捉衿見肘的。

不但創造如此，在論述到上帝對人類的拯救行動時，上帝的計劃和定意也是不能不被祭出來的解釋模式，不然便無法解決上帝的自主性與機緣巧合兩者之間的平衡問題。巴特（K. Barth）說上帝是祂能力的囚徒，雖然有些彘手，卻是個弔詭性的真理。

保羅聲稱，上帝的救贖計劃是祂老早預定了的。「就是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萬世以前（*πρὸ τῶν αἰώνων*）指的到底多久，我們不清楚，也許甚至遠至亞當犯罪、世界未被造成以前；但無論如何必然不是今世的時間。前面保羅才提到上帝「揀選了世上軟弱的」，這裏便又重申祂的預定使得救的人最終得榮耀。「得榮耀」是指著末世的情況，也就是我們得贖的至終結果；這不僅表示我們會就自己的所作所為得著榮耀的冠冕，亦表示我們得與已得榮耀的基督同在一起，分享祂的榮耀。

上帝在祂設定的救贖計劃裏顯出祂的智慧來。這個智慧是「奧秘的智慧」，並不為世人所知，乃是向他們「隱藏」的，甚至連「世上有權有位的人」也沒有一個能知道。為甚麼他們不知道呢？並非由於他們不夠智慧，卻是因為上帝的智慧「不

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是本質上的不相同構成他們無法理解。於此保羅的矛頭特別地針對當時期猶太和羅馬的領導階層。他們既獲得了統治權力，按一般而論，也就被視為社會上的菁英、最具學識才智的一羣。但是，偏偏就是他們無法識別出上帝的智慧，以致「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人類歷史最荒謬、最悖乎常理的事件，莫過於榮耀的上帝竟以羞辱的罪犯形式出現，且要接受受造物人類的審判和定罪，在恥辱的刑具上死亡。福音不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故事，當中矛盾、衝突、難以解釋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要不接受它也是挺自然的事。難道大祭司該亞法在聽完一個在拿撒勒出生、在加利利成長的平凡小人物宣告祂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並且祂在後來要「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後，可以不撕開衣服，以示對僭妄的人表示憤慨嗎？難道巡撫彼拉多在聽見他座前被綑綁的一個囚犯自認是猶太人的王後，能夠心悅誠服地尊敬祂麼（就是因為彼拉多根本不信耶穌會有動機作猶太人的王，所以他才不願順著猶太教當局對耶穌的指控〔叛亂〕來治祂的罪，否則他為甚麼還要找巴拉巴來替換耶穌？）？要猶太教和羅馬政府內「有權有位的人」知道上帝的福音的智慧，簡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所以，他們便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然而，若保羅這段說話是特別針對該亞法或彼拉多等有權有位的人，就不是很公平。因為別說這些世上有智慧的人無法接受耶穌是基督，世上又有誰人真能看出十字架的智慧呢？連保羅自己在大馬色路上的事件之前，也同樣拒絕接受基督，更無法想象日後竟會道出「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腓三7）如此乾坤倒轉的話來。更且，連與基督同甘共苦三載的門徒也不會全然了解祂的教訓、認出祂的身分呢！即使彼得心血來潮地作了那個驚天動地的宣認：「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耶穌仍斷言這不是他自己憑血氣觀察而得的結果，乃是祂在天上的父親自指示他，才會說出此番超乎人間智慧的話來（太十六16~17）。倘若沒有人

能夠知道上帝的智慧，便不能單獨指責那些有權有位的人了。保羅接著徵引一段不知出自何典的經文（有說是賽六十四4，六十五16，但也只是部分類似）來支持他的說法：「上帝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上帝的計劃完全超乎人的想象與逆料之外。

不是上帝消滅世界的計劃，卻是上帝「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拯救計劃，是人所無法明瞭理解的。然而真的沒有人理解嗎？不！保羅豈非在前面已申言得救的人能夠看出十字架的計劃是上帝的大能？不過，即使得救的人識別出上帝的智慧，保羅要指出的是，如同人的得救完全非人力所賺取，乃是上帝恩典的結果，得救的人之認出上帝的智慧，也不是他們自身有何種智慧，而是「上帝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這是特殊啟示而非自然知識。